

## 丰盈的内心 是一个人昂贵的自由

有人说:“不管天气怎样,给自己一片晴朗;不管季节如何变换,也要让内心鸟语花香。”

人行于世,没有人能活成一座孤岛,亦没有人能久居热闹。

丰盈内心、自在独行,才是真正的智慧处世之道。



### 沉迷外界的喧嚣 往往是内心的贫瘠

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实验。

他拿出一颗苹果,问学生是否闻到空气中有什么味道。一位学生说自己闻到了苹果的香味。紧接着,他又拿着苹果在屋里走了一圈,这一次,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闻到了苹果的香味。

最后,他直接让每一位同学闻一闻苹果。这次除一名学生外,其他学生都肯定自己闻到了苹果香味。可实际情况却是:苏格拉底拿的是假苹果,压根就没有香味。

这个实验说明,人们对于事物的评判,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,尤其是当外界过于喧嚣,我们内心又不够坚定,就会不自觉地失去判断,人云亦云。

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中有这样一个比喻,他说:“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就像群体的细胞,单个细胞没有自己的大脑和思想,会不自觉地被群体支配和改变,最终失去自我的意志。”

当与喧嚣过度亲密,内心又过于贫瘠,自己在无形中被环境同化时,就容易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
正所谓:“热闹荣华之境,一过辄生凄凉。”越是

追逐人前的喧嚣,人后越是凄凉孤寂,唯有丰富自我的内心,才不受制于外界引发悲喜。

人想要活出真正的自己,屏蔽外界的喧嚣、聆听自己的声音,行随心而动,方可寻得一方自处之地。

### 内心越丰盈 越懂得独处的魅力

冯骥才说:“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,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。”独处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,而是优秀人员必备的能力。

意大利作家保罗·乔尔达诺,25岁时以处女作《质数的孤独》荣获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,并成为了该奖项最小的获奖者。

乔尔达诺虽然年轻,可内在的成熟与丰富,让其对孤独有着独特的见解。

他认为:孤独并非一件坏事,也并非总是消极。

乔尔达诺因写作需要,每天会特意安排一段时间,把自己关在地下室进行写作,直到完成当天的写作计划,才去参与社交,与外界联系。

他因为这种看似“孤单的独处”,让自己有了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世界,才有空间去创造笔下的人物

世界。而其笔下的人物,似乎受到他本人所影响,大多也是世人眼中的“独行侠”。

他们与人群格格不入,常不被他人理解,实则却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生活,用独立的思想剖析着社会,努力与他人产生联接。

人们常说:“内心丰富的人从不畏惧独处,即使与外在的世界有距离,其内在的丰盈亦能让自己拥有独行的勇气。”内心空虚,混于人际,却妄想做自己,无疑是“皇帝的新衣”,自我麻痹。唯有丰盈内心,把独处当成修炼的契机,方能不停成长。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说:“孤独之前是迷茫,孤独之后便是成长。”智慧的独处不是远离喧嚣的孤独,而是放下外界的附庸,回归内心的成长。内心丰盈自信,独立前行,不惧外界的风雨,终能活得自在随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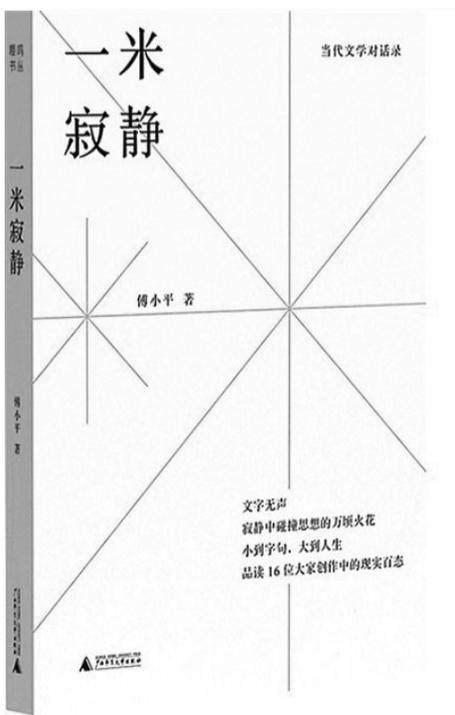
诗人布考斯基说:“一天不独处,我就会变得虚弱。我不以孤独为荣,但以此为生。”

太过喧嚣,会让人以为呼声是底气、赞誉是实力,迷失于喧嚣之中,还自认为独自清醒。

唯有与生活平等交易,和喧嚣保持距离,不断自我审视、独立随心,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
来源:人民网

## 读傅小平《一米寂静》:“对话”当代文学



文学对话是“破门而入”后的“短兵相接”。放下客套,深准稳狠,直入创作命门,又是极高要求。它基于坦诚之上,是眼光、修辞、趣味和视野的统一。傅小平是理想的提问者,不虚美,不回避。书中每篇对话都基于小说细读,可谓一位评论家对作家的“在场评论”。直与勇的气性,尤为难得。他充满疑虑,抛出尖锐问题。张贤亮的创造力、创新性和突破力是否枯竭?“或许正因为小说人物没有原型,是你凭着想象‘编’出来的……我有一种印象:从总体上看,人物形象过于符号化。”傅小平也质疑《一亿六》叙述的离奇失真,“这种超乎寻常的构想,多少触及了社会伦理的敏感神经,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性?”

书名“一米寂静”暗示了等待回应的空隙,也是作家意欲辩驳前的静默时刻。它决定了成书后的风格——争论与辩白。“任何典型人物都有符号化的特点。你说的两个缺乏个性的人物,恰恰是我着力塑造的。”在提问中内置批评的情形,并不多见。谈话也引发诸多富于启迪的话题,如作家和小说家、虚构与非虚构、寻根与西化、现实与荒诞、当下与记忆的关联分野。“非虚构,在严格意义上也是虚构,至少是半虚构”,它可以转化为事实与“可知事实”的关联。“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,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,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。”

这些命题也揭示文学中看似异质,却辩证统一的要素。唯有比较兼容,方有开阔认知。越是形而上的虚构,越要写出现实的质感。“如果没有全球视野,没有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的充分汲取,这个本土的‘民族文化传统’也看不清,深入不了。因此,继承传统的意义,是我们重新发现和创造一个传统。”而此书更广的视域在于,不只聚焦世

界、文本和作者三大中心,还从文学评论延展至文化研究、时代征候等面向。文学情怀取决于“你关切的半径有多大,对他人、对家国、对世界,有没有热情”。傅小平意欲还原作家创作生态、语境和传统。它自然形塑千殊万别的写作姿态:是游戏消遣,还是载道庄严。经典和娱乐不可偏废,“用经典打击娱乐,说对方太低级了;或者用娱乐打击经典,说对方太‘老’了,都是传统文学理论一根筋的后遗症。”

作家如何与传统发生联结,阅读的接受史,潜文本之影响史,又是如何?“《离骚》让我知道人生命运的苍凉和苍凉后的瑰丽。《山海经》使我知道了中国人思维的源头。”这类引入,使故事摇曳,闲话弥漫,节奏从容。傅小平不只探访作家当下所是,还探求作家何以如此,它揭示作品的“生成”。如莫言“用轻松和幽默的笔调,写沉重、痛苦的人生,实际上是我从多年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经验”。马原更关切“人类永远的困境和命题”“我的作品就像那些耐看的女人,年轻的时候看着不年轻,老了也不显老”。

傅小平是胸中自有疆域的访问者。不同作家气象如文学地理,作品的源与流,乃是水文;风格的通与变,形同地貌。正如苏童所答,“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,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。”其核心是空间布置。访谈亦如此,修建广场庙堂,安放文学灵魂。傅小平在中西古今四维中调取话语,或比类参考,或抛引辐射。与《巴黎评论》作家访谈的楔引相类,对话之前对语境缘起的述评,如同一碗好面的“浇头”,是灵魂之钩玄。

《一米寂静》副标题谓之“当代文学对话录”,而非访谈录。这说明傅小平的志趣:主体性视角,商谈式交流和碰撞性交锋。它绝非一种反射问答,而是持有立场、锋芒锐见的“导引”。所谓问者激与荡,答者生与发。访问并非总是认同,而是期待思想的回声、观念的折返。

来源:中青网

文学作品,始终兼具书写与言说两种面向。前者指向作者创作,后者指向读者接受。任何读解评价,都是对书写的言说,然而作家的言说却有时缺席,文学访谈的意义就凸显出来。可概括为:打破独白,回归现场,导向问题。傅小平的《一米寂静》实为当代文学的探访游历,通过对话勾勒16位作家的精神肖像、创作版图。好的访谈犹如翻开魔术师的表演道具,其中包含人生和作品的“戏法”。